

跟家务纠缠的一生

文/李美皆

我常常是在洗脏衣服时,感觉新换的衣服又被弄脏了,洗完的结果是跟没洗差不多。肥皂沫或脏水溅到脸上,我也是用袖子或没被污染的胳膊去擦的,结果就是顾此失彼狼狈不堪。衣服丢进洗衣机后,还有一系列善后的人工洗,洗盆洗水池洗所有参与过洗涤活动的器具,然后是洗自己,擦眼镜……

鲁迅说,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,正如煤的形成,当时用大量的木材,结果却只是一小块。我的做家务,就是这样的血战前行。家务吞没我大把时间,却只给我落一个活下来了勉强及格的结果,连良好都算不上。芸芸众生一辈子最壮烈的,莫过于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。我们做过的那些可圈可点可资纪念的事情,其实只是冰山一角。而冰山的大部分,则暗沉无声地呆在看不见的水下,我们的时间,就为它所吞吸,骨头都不吐。时间都去哪儿了?应唯它是问。也许,那些有助理保姆的人是例外。一上午的家务事儿,就给了

我这么一个感想。有男性朋友说,贤良女士都是如此吧?可我并不以贤良为自豪。惯常的价值追问告诉我,做家务是没多大价值的,我该做的是读和写。可是,当我被家务击倒时,面对写作同样会无能为力。像陈寅恪、季羨林这样的大师,好像一辈子都不过问家事的,他们超越了世俗生活,他们把普通人走的两条道简化成了一条道,所以他们走得远。当然,并非不问事务就能成为大师,但大师通常是不问事务的,不问事务是成为大师的必要条件?家务的问题,不光看手上干不干,还要看心里有没有。心里有活儿的人,不干也永远不能解脱;心里没活儿的人,永远干着也是超脱。活儿是永远干不完的,所以,有位大爷说:要让活儿来找你,不要你去找活儿。这大爷真是明白人。我有个疑问,是不是你不干,它就永远在那儿,不增不减呢?确乎有些活儿一直拖着没干,后来发现它已经不是活儿了。比如,一直拖延着要洗没洗的,后来发现没必

要洗了,直接扔掉得了。拖延的过程中,思想发生了质变,之前觉得扔掉可惜的,后来发现不可惜了。全球人都在自责的拖延症,却也有这般好处。

看整体的人生态度,我算是一个洒脱的人,可一到灰尘油污下水道这样的事上,我就成了蝥螻型人格——无尽的负重。男人通常是吩咐啥做啥,做完就完。当然可以请钟点工,但钟点工跟男人一样,只会做你吩咐的活儿,不会为你操心的。对于男人和孩子,家只是意味着生活场所;而对于女人,家就是生活本身。家,其实就是女人的家。它是男人和孩子的身外之物,却是女人的身体本身。家庭主妇为家所操的心、所做的事,无人可以替代。女人的一生,就是跟家务纠缠的一生;女人的历史,就是在家务中披荆斩棘左冲右突的历史。■

生存之道

文/钱静

看见一则新闻,日本一位身患绝症的年轻母亲,在有限的生命中,从孩子三岁开始就教会了她做饭烧菜的技能,五岁,已能做饭给妈吃了,母亲临终前欣慰地说:“会做饭的孩子到哪里都不会挨饿”。很感动,也有所震动。如果是中国的妈妈,估计无论如何舍不得让三岁的宝宝站在小凳子上,系上围裙练习切土豆的。

其实古人早就有“授人以鱼,不如授人以渔”的教诲。但今人却有不屑此道之教化了。

操持家务,原本就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能力。有些人可以不谙此道——依靠出众的才智照样能活得精彩,但多数人是必须脚踏实地的,没这个基本能力,如何能演变出一个温馨的家庭?

我有个朋友二十年前就患了重病,医生预言只能活六个月。那时她还年轻,治疗过程中,病情又加重,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地住院,断断续续地与死亡幽会。从每月到每周,变成隔天就要到医院去一趟,住院、进治疗室仿佛是在串门。

生死之间,她却颠覆了医生

的断言。二十年来,只要离开医院,她照样烧茶煮饭,买菜洗衣,照样与我们在附近逛街、下馆子,看见好看的花布,漂亮的绒线,买下来带回家,隔几天,一条碎花大圆领筒裙就做好了,下摆有两个插袋,时尚别致又典雅,裙子的接缝处,是她一针针细细的针脚,整条裙子都是用手缝制出来的。还有织成的花样各异的线衫;用苹果、梨子腌制的醇香无比的泡菜;用红腐乳炖制出来的美味方块红烧肉……见面总会让人有所惊喜,又怕她累着,不忍接受她的付出,却无法拒绝她的快乐宣言:“这些都是我喜欢做的事情。”

能把做女红和烧茶煮饭当成一种享受,也算是达到了某个境界,更是不幸之中的大幸,因为喜欢,所以做得耐心从容,无形中总会有别出心裁的收获,偏偏这些又是最能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快乐。正是能把索然无味、甚至恐惧绝望的日子糅合在了分分钟欢喜当中,付出的快乐当中,才分解出了抵御摧残病体的正能量,不仅是生存的需要,要说治病养生,这便亦是也。■



挥洒 摄/尹春华

旧秋裤

文/乔叶

有一条秋裤,灰白色的,我已经穿了很多年,松紧带都松得不像样子了,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。也已经洗出了很多细小的窟窿,补都没办法补的。它是真该扔了,我知道。可我总是舍不得。不仅在家里穿,到外面开会的时候也会带着它当睡裤。

于是,那情形就有些怪异:华丽的酒店里,这个女人,上身穿着真丝睡衣,下身却穿着一条旧秋裤。一个人的时候,她就大刺刺地在房间里穿着。偶尔和人同住,洗漱时免不了要遮遮掩掩地来回走动,虚荣心就让她有些不好意思。不过等到一切终于安

顿妥当,她躺到了被窝里,便会有一点儿小小的得逞和得意。

怎么就这么恋这一条旧秋裤呢?

这条秋裤,还是男式的。是儿子穿过的。他上初一的时候穿它,它还是新的。可是初二,他的个子就疯长起来,裤腿眼看着一寸寸短下去,不能穿了。送给别人吧,现在的孩子都千娇百贵,谁肯去接旧衣?且是内衣。要扔掉么,一想到它拥抱着儿子的小身体,就再也舍不得了。

于是,就自己穿。反正是内衣。人人都忙得什么似的,谁有工夫去探究你穿的是一条什么样的秋裤呢?

这旧秋裤,是我秘密的温暖。

还有一点,任谁也想不到。每当我穿上这条旧秋裤时,都会觉得自己很可怜,仿佛全世界都把我抛弃了,没有人疼爱,我众叛亲离,落魄至极,我的所有啊,就只剩下这条破破烂烂的旧秋裤。

——生活已经让我越来越坚硬,这条旧秋裤仿佛包裹着我不能示人的孱弱、卑微和柔软。这种感觉很好。还有一点,这条旧秋裤似乎证明着我穷,似乎证明着我一直都是个穷人,不知怎的,这种感觉也很好。■

习惯的选择

文/竞舟

《关于伊丽》是伊朗导演阿斯哈·法哈蒂的作品,曾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最佳导演奖。影片说的是,塞碧德等几对青年夫妇带着孩子去海边度假,并邀请了伊丽同行。后来伊丽死了。怎么死的,影片到最后也没有交代清楚,也许是为救孩子死的,也许是个人问题令她苦恼而跳海自杀,不过,这已经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面对伊丽的未婚夫,这个度假集体该如何陈述实情,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这部影片取名《关于伊丽》,实际上是关于人在面对实情时,该做如何取舍的问题。

活动发起人塞碧德打算说出什么。因为伊丽是她请来的,现在死了,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而众人却要塞碧德保持沉默,因为伊丽的死已让她的未婚夫怒不可遏,打伤了一个人,如果再告诉他实情,势必会发生更大的冲突。为了多数人的安全,无奈之下,塞碧德只能选择隐瞒。伊丽的未婚夫问塞碧德,当伊丽知道这是一场相亲会的时候,有没有拒绝参加?塞碧德权衡之后回答说,没有。对于一个未婚夫来说,这确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。人已经来了,事情已经发生了,现在唯一能维系他与伊丽之前所有情感的,只剩下一个态度问题。其实在事情发生前,他们的感情已出了问题,一直在苦苦维持。如果在这场相亲会中,伊丽曾拒绝过,那说明她还有一点在乎这个未婚夫,在乎彼此的声誉。设想一下,如果塞碧德回答说伊丽曾拒绝过,结果会怎样?显然,那会使这位未婚

夫的怀念变本加厉,自觉不自觉地他们将他们之间的爱情加以美化。在那样的情绪下,后果不堪设想。

而塞碧德轻轻地告诉他说,没有。

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回答,让那位可怜的未婚夫彻底变成了局外人,也使一场看似一触即发的冲突顷刻间化于无形。伊丽心里已经完全没有了他,他还能为她做些什么呢?

就这样,大多数人的面子得到了保护,只是伤害了死者和不明实情的人。在这场事故中,他们是两个弱者,一个完全不明实情,一个了解实情却不能开口。

影片结束时,当观众看到一场流血冲突即将发生又忽然偃旗息鼓,一个疑问浮上观众心头:实情真的那么重要吗?

诚然,伊丽是否拒绝,这对她的未婚夫很重要,但她毕竟还是来了,对于公众来说,拒绝不拒绝,有什么不同?再说那位未婚夫,他知道了又能怎样?徒增痛苦,可能还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,伤及自己,最后司法介入,所有参与度假的人将如何回到过去平静的生活中去?

在塞碧德不得已的谎言下,伊丽的未婚夫从激动中冷静下来,体面地退出对抗和冲突。

塞碧德选择了谎言,内心对死者充满内疚,可是,安定的局面得以保存,我想,这也不能说完全不好吧?至少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,塞碧德的选择很稀松平常,是我们大家都习惯的选择。■